

## 午睡

中午，門鈴又響，我去開門。門眼外的玄關很暗，燈關上了，我看見一個男人站在門外，低著頭，我猜他在看信，他的髮旋對著我，沒有表情有些陌生，我打開內門，那個男人露出臉，隔著鐵門露出微笑，我說爸，他回一聲。我遲疑著轉開鎖，打開門，他走進客廳，坐上沙發，沙發下陷，在我剛剛坐的地方旁邊，有另一個印子，他把拆過的信丟上桌，拆未讀的信。我重新坐回印子，溫度變冷了，繼續玩新的電腦，像兩個毫不相干的人。

前幾個禮拜，爸帶我去選的。那個中午，暑假剛開始，我替陽台的波士頓腎蕨澆水，媽種的，假日花市的老闆說，這種植物吸除甲醛效果很好，媽說甲醛哪裡來的，老闆說窗簾和壁紙都會散發，媽買了一盆，長得很好。我澆完半壺水，不確定對植物是否足夠，陽光的角度併攏，靠過來索水，無可避免灑出去的水滴，在磁磚上縮小，一團，一點，消失。門鈴作響，我放下灑水器，納悶，眼睛貼近門眼，一隻眼睛瞪著我，看起來像我自己的，眼睛，門外的人敲敲鐵門，沒有說話，我打開門，一半，不確定是否讓他進來，爸站在門外，他有鑰匙，但他沒用，他靜靜在門外，希望我會開門，我還沒有，也搞不清楚狀況，爸離家好幾久了，人間蒸發，現在回來，在門外。我想起，那個晚上，半夜，窗外的人家都睡了，沒有爭吵，但是媽在哭，我正讀書，讀不太下去，字在課本上流竄，很混亂，也許該出去看看情況，看什麼，也許我什麼都不該看，只要讀書，裝裝晚睡的樣子，什麼都對了，沒人會怪我，那是本分，還會得到稱讚。我爬上床，拉起棉被蓋到下巴，房間很暗，媽的哭聲很細微，爸現在到了客廳，我聽到踱步聲，他在思考，手可能揹在背後，絕對是，每次壞狀況，他都這麼幹。

媽的哭聲消失了，只聽見時鐘，滴滴答答，我受不了，離開書桌，走到客廳黑暗一片，時間是半夜兩點，我不敢亂動，怕撞到爸，我摸著開燈，空無一人，瞧見沙發凹陷的印子，爸剛剛坐在那裡。我走到門口的鞋櫃，櫃子上的鑰匙盒，少了一串鑰匙。我回到房門口，門口對面是爸媽的房門口，關起來了，一如往常，但進不去，媽的哭聲也沒再傳出來。爸去上夜班了，我想，早上就會看見他，也許什麼事都沒有發生，也或許，事情發生了，但我什麼也不知道。

再次見到爸，是在暑假的第三個禮拜。

我聽見門鈴響了，我去開門，爸的表情隔著鐵門緩和下來，他注視著我的眼睛說，兒子，沒事了。我覺得那時候他會硬把門拉開，他卻這麼說。我鬆開門把上的手，往後退回去，但我還不知道該怎麼辦，爸肯回來了，代表事情都解決了？爸環顧客廳，坐下來，彷彿說這裡完全沒變，他注意到陽台的紗門，沒關，我走出去，澆完剩下的水。爸說水太多了，波士頓腎蕨不需要那麼多水。我說，是的，葉子都軟了。你媽栽的？爸問。是的，但是由我來照顧，我答，心中升起了對這盆植物的愛意。爸說，你下午幹什麼？我說，沒幹什麼。我把灑水器掛在陽光可以觸摸的地方，關上紗門，回到客廳。走吧，爸說，他站起來。去哪？我問，僵立在原地。爸打開門，走出去，帶你去買電腦，他說，你不是很想要一臺新電腦。

我是很想要一臺新電腦，不過媽要是禁止我玩那也沒用，但是我沒告訴爸。

路上沒說話，車子被爸離去後開走了，沒什麼變，除了一股淡淡的香味，我不太習慣，像空氣中的粉塵，左飄右飄，光中飛舞。我沒提，看車窗外，外面不太有趣，我只是沒事幹，我們本來就不太說話，以前就這樣，好幾久不見，當然還是父子，爸好像昨天才離開，今天剛回來，像我剛睡醒意識一片朦朧，一場午覺的時間罷了。

他在停車，位子不好找，繞了幾圈我才看見，喊他。他說，好樣的，兒子。我有點高興，沒表現出來。我跟他後面，他走很快，越來越快，午後的街道，樹看起都提不起勁。我們來到一家電腦販賣連鎖店，燈光充足，電腦螢幕在展覽櫃上發光，櫃台有一組客人，銷售員拿一台平板電腦給他看，手在螢幕上滑來滑去，客人看起來不太有興趣，走了。剩下另一組客人，在角落的坡璃桌那邊，一名女銷售員拿了張紙給他簽，他沒什麼細看，很快簽完，女銷售員說了一些話，客人大笑。一名銷售員對爸打招呼，他們看起來認識，他看著我露出微笑，我禮貌點頭。爸看一眼女銷售員那邊，叫我過來上二樓，另一個展覽場，四個品牌。你選看看，他說。我對電腦一無所知，只想知道什麼樣的配備，遊戲才跑的動，我胡亂逛，爸下樓了，他去哪裡，我心裡想，許多螢幕注視著我不知所措，那些螢幕玩弄般瞪著我。過一陣子，爸終於上樓，旁邊是那個女銷售員，他們看起來很熟，爸臉上都是微笑，不像爸。女銷售員走來說，如何，小弟弟，中意哪台？阿姨都給你打折。我從她身上聞到車上那股香味，我終於明白，某些關聯，開始討厭那香味。我看著爸說，我不知道。這樣啊，女銷售員說，也看著爸。他擺擺手，隨變，他說，你就幫他選吧。女銷售員帶我去左邊的品牌區，她說盡各種好處，沒完沒了，爸點點頭，滿意，他說，這很好。他用眼光問我，我明白的說，我也覺得很好。太好了，女銷售員說，請跟我下樓來。

我像剛剛的客人那樣，簽了一些文件，桌上擺著那台新電腦，正在關機，螢幕裡跑著作業系統的標誌，爸和女銷售員在說笑，我從沒見過爸這樣開心，但是我不太高興，故意讓文件飄走，女銷售員離開位子，才追回來，她看了說，這樣就可以了。爸載我回家，他停在大樓門口看著我想說什麼，什麼也沒說，他打開中控鎖，去吧，他說。我本想問他為什麼不進去，忍住沒問，那股味道令人難受，我上樓回家，也沒問他要去哪。

晚上，我沒告訴媽，爸回來了，我怕說了媽和爸又吵架，爸就不來了。一如往常，我們六點就用餐，媽偶爾晚下班，煮完飯差不多那時間，我肚子也餓。你今天特別餓，媽說。是的，我說。今天過的如何，她問。還好，我說，然後再添一碗白飯。小心啊，別吃太快。我點點頭。我剛剛差點就告訴她，今天發生的事，還有那個女銷售員。那台新電腦我藏在房間天花板的隔板上。

隔天中午，門鈴又響了，我跑去開門，他站在門外沒進來，他說，帶你去吃飯。我跑回房間換了件襯衫，走出來，爸在陽台看那盆波士頓頓腎蕨，我走到他背後。他幽幽說了一句，這植物長大了要分盆啊。他轉過頭打量我，怎麼感覺你長高啦，他說。我都已經上高中了，正處發育期，當然長得快又高，爸怎麼沒想到這麼簡單得事實。好了，我們走。即使我討厭車上那股味道，我還是跟他去了。

他帶我去一家市區南邊的牛排沙拉吧店，這家店我們家沒來過，不知道爸怎麼知道的，大片落地窗流洩著陽光的紋理，裡面大約坐滿了七分的位置，空調十分舒適，隔絕的戶外的熱度，我的襯衫濕透一片。想吃什麼就點吧，他隔著菜單看著我。我點點頭，選了價格適中的排餐，試探的看了他一眼。他見了說，點個好一點唄，你看那莎朗牛不錯吧，我瞧了一眼，垂下眼睛點點頭。我以前還沒點過啊，為了此刻的幸福，我高興不已。

我們安靜吃著，安靜讓我們和四周人隔絕，我喜歡那種寧靜，有種絕對屬於我們父子的，空間。這還是第一次我們單獨在外用餐，媽不喜歡我們外食，她有空必煮，沒空也會準備在冰箱，簡單微波就可以吃。回去我得記得倒掉冰箱裡她為我準備的午餐，我提醒自己，看了爸一眼，他面無表情切著盤裡的肉。如果媽也在就好了，我突然這樣期望，過了一會，還是這樣最好，要是更糟不就麻煩了，畢竟已經到了現在這種狀況。你暑假都做什麼？爸突然開口，他的餐盤已經空了。沒什麼，都待在家裡，我說。怎麼不出去玩？外面熱，我最怕熱，哪怕只是沒風，我也濕搭搭一片。我讓他看我的襯衫。也好，在家安全，也省錢多了。他之後沒說什麼，只是等我吃完，他的視線跟著我的手，幾次我試圖用眼神和他交流，他都沒發現，似乎在想些什麼。

用完餐，他載我回去，這次他和我進去了，我難掩開心，他離開那段時間，我是有些想念他。他看了半小時的電視，我拿出剛買的電腦玩，就在他旁邊，機器的聲音代替我們交談，我忍不住幾分鐘就抬頭看看他，他像一面鐘維持相同的姿勢，總是那樣，就像以前那樣，我很慶幸下午這麼長，永遠不會過完的樣子。

過了一會，他把眼鏡摘下來，放在沙發上，在拋光石磚地板躺下，對我說，兒子，我要睡個午睡，你媽媽回來之前記得叫醒我，他伸出食指強調，一定要叫醒我。知道了，我說，知道了，我還強調了第二次。

過不久他沒出聲，我在他睡著的時候，看著他，他的胸脯起伏，呼吸聲很快變成憨聲，那規律讓我安心，每一陣子，他變換姿勢，翻身，擺手，收腳，轉頭，我卻懷疑他只是淺睡，爸並不是那麼信任我。記得初學腳踏車，我已經能獨自騎上好一段距離，他仍堅持不放手。我聽著憨聲，有時鼾聲停止，以為他醒了，眼神離開螢幕，才發現，他擤擤鼻子，又睡去。他看起來是那麼疲累，值大夜班累積的睡意侵占了他，臉上的線條變得鬆弛滄桑，有些汗水在臉上，淡淡的，並沒有很清楚，消失在皺紋之中。原來不只我變高了，同時爸也變老了。窗外一點風也沒有，我搬來電風扇，讓它轉，也只能讓熱氣稍微散去。

時鐘的指針似乎靜止了，光能停在上面，我不知道是自己頭暈，還是空間彎成奇怪的弧度，我不安的望向爸，他背對著我，壓著自己的影子，在夢裡他感覺到時間的流逝，和我經歷的是否相同。也許，我明白稍晚他就要離去，才會有這種徬徨的游離感。

那游離的錯覺持續到傍晚，媽下班回來，就說，你怎麼？臉紅通通像猴子一樣，中暑啦。不可能，我趕緊回她，怕她又煮什麼偏方，待在室內怎麼還會中暑。喝點水就好了。她有些遲疑，還是沒再問。當夜晚降臨，不自覺就恢復了正常，

我當是中午過熱，我這體質就是怕熱，飯後媽端出西瓜，她說這寒性的水果對我有幫助。她過來摸著我的臉，又摸了自己說，少年三把火，你這體質就像你爸，燥熱火氣大，肝不太好。我作了鬼臉，胡說，我之前抽血正常的很，不可能。但是媽沒有接話，我趕緊轉移話題，那波士頓腎蕨長的很不錯，聽說大了要分盆。媽從凝重的表情釋放說，你怎麼知道？我頓了頓才說，網路上看的，園藝專門的，不會錯的。媽點點頭，也許她想問我哪裡用電腦了，但她沒問，拿了一片西瓜放在嘴邊吃。我低著頭吸吮汁液，這也難怪了，這還是爸離開後，媽的一次提起他來。

我吃完那片西瓜，起身說，這西瓜吃的過癮，真不錯。走去廚房洗手，我還是不願意告訴她下午發生的事。

現在這樣很好，我暫時不去想後來怎樣，大體來說，家仍舊是完整的，只是被時間切割成兩個部分，我是那銜接的過渡線，沒有分裂的差別，這樣很好。但是有些事我還得知道，那個電腦銷售員的名片一直夾在我的電腦包裡，爸說電腦出問題都可以打給她。所以那天下午，爸沒有預期出現，我決定打電話過去，電話響了，一聲，兩聲，第三聲被一個男生接起，我告訴他我要找誰，他很客氣要我稍等，我等了一會，看著時鐘，秒針移動了好幾格，也就那幾格，突然電鈴就響了。我掛上電話，爸站在門外。

他汗流滿身，他說他得沖個澡，他走去浴室，我喊他，那間不用了，他問為什麼，我答，裡面都被拿來放雜物，只能上廁所。他搔搔頭，朝走廊裡面的另一間浴室走去。我們家有兩間浴室，在同條走廊上，相隔幾公尺，裡面較大，外面這間比較小，現在堆滿了雜物，說是雜物，其實都是爸的東西，他走一個禮拜，媽就把有關爸的一切，丟進那間浴室，淹沒浴缸，水龍頭被運動器材、工具箱、汽車雜誌、折疊腳踏車還有結婚紀念照掩蓋，只剩馬桶和洗臉盆前的一塊空間。媽不會使用那間浴室，我早上有時會用，要是她佔用另一間浴室的話。

我從櫥櫃裡搜出新的毛巾，敲了浴室的門，爸的聲音混和水聲，有點模糊，怎麼啦？我說，我把毛巾放在洗衣籃上。他咕噥著，謝謝我。我回到客廳，外面很熱，家裡是社區大樓，對面的窗戶閃爍午後光線，風吹進室內，拍落我頭上的汗，我感到暈眩，像有人打了一拳，我的臉發燙，快融化了，我打開電風扇，都是熱氣，我無力坐在沙發上，這個午後有點難熬。我聽見爸在吹口哨，是鳳飛飛那時代的旋律，爸很喜歡，媽也是，我想到那些 CD，媽都丟進浴室。

爸走出來，頭髮滴下水，他說，今天還真熱，拿毛巾在頭上抹，又說，你應該也去沖澡，舒服極了。我看著對面窗戶反射的光，我說，你想怎麼樣？什麼怎麼樣？爸停止動作，滿頭是水。沒事，我說。我不知道為何感到憤怒，走去陽台，他在後面說，我說要睡個午覺，我回說，好。我摸著波士頓蕨的羽葉，一下子就長大許多，不久得分植成兩盆，我想。

後來幾天，爸都沒來，我很著急，午後極為漫長，陽光凝固，大樓輪廓扭曲，陽台的金屬欄杆熱的發燙，我把波士頓腎蕨拿進室內，怕曬死，幹脆把植物安頓好，拿鏟子把植物挖出，必須小心別傷到根部，植物容易壞死，工作一陣，地板

都是我的汗漬，我擦乾了坐在沙發上，下午還沒過完，爸仍舊沒來。我沒有他的手機，他換了，我想他為什麼不來，我翻轉那個女銷售員的名片，在電話旁，遲遲未打，我把名片丟在桌上，沒有勇氣再打，往後靠上椅背，看著分植好的植物，到底哪一盆會長的比較好，我想。我發呆，但清醒，嘗試午睡，無法，睡眠有了隔閡，難以進入，我繼續揮霍時間，看不到底，時針要往下移動了一格，花了如此長久的時間。

我不習慣午睡，午睡是中斷，分隔一天，我不太喜歡事物中斷的感覺，要就全部做完，否則什麼也不幹，這一點，我和爸不一樣。而且，午睡起來的恍惚特別難捱，得花時間重新記得早上做過的事，晚上該做的事，彷彿突然被拋棄，沒有方向，沒有目標，唯一的指引剩自己，而我沒什麼把握。

午後漫長。死去是這種感覺嗎？時鐘滴答，滴答在響。

直到媽回來，夜色將至，我從等待的情境中脫離。

我幫媽把剩下的菜放進冰箱，她開啟抽油煙機，開始準備晚餐，我們默契良好，轉眼時間香氣四溢，我肚子餓極了，從飯鍋裡拿出飯擺在餐桌上，媽端來剩下的幾盤，兩人坐定位，開動。今天真熱，媽說，她夾了青江菜配上幾口白飯。是啊，我，我怕植物熱死了，都拿進來了。這樣很好，植物散熱，媽說，你把波士頓腎蕨分盆了？是的，盆栽太小了，我說，那紅燒豆腐很好。怎麼會，我們買很久了嗎？媽又問。我回她說，不曉得耶，看情況應該是不久了才對。這樣啊，媽開始講起同事的趣事。

盤底安靜得露出來，媽開始喝湯了，她燉蘿蔔碗豆湯燉的極好，吃前一天晚上就開始準備，入口化的亂七八糟，很過癮，她的牙齒發出滿足的聲響。我們不久後吃完，相互分工收起碗盤，我端去洗手槽，準備要洗，媽在客廳喊，給我吧，拿水果出來。我聽了拿出切塊的芒果，半路忍不住就吃起來，汁液流了滿手。出廚房看見媽正看著那張名片，心裡感覺不太妙，我下午忘記收回去，這挺麻煩的。怎麼會有這張名片？媽說，但不是對我問，比較像喃喃自語。我走過去把芒果盤放下，若無其事的說，之前就壓在電話下吧。這樣啊，媽說，我看見她的眉頭浮出一些細小的血管，芒果的汁液在我手上殘留，像一攤陽光，黏膩的觸感讓我不太舒服。我補說，留著也好，也許以後需要。需要什麼，媽說。我又回，家裡電腦也舊，要修也找的到地方。我以為媽就要發作，她端詳夠久了，她喃喃又說了，這人好熟悉，我之前見過她呢。她走去浴室，把名片丟進去。浴室似乎永遠還可以塞東西。我看著她端碗盤去廚房，聽見菜瓜布抹水的聲音，感覺一些力氣從洗手槽的排水孔流走，夜晚在窗外呼吸，緩慢而深沉，呼出些許的熱氣，打在臉上。汗從臉上流下，浸透衣服，媽說，怎麼了，這麼熱啊。她打開了電扇，風也吹不走那種感覺。她又說，這幾天下午確實熱啊，晚上才稍微好點。她看著我說，不要吃成那樣，難看。我給了她鬼臉。

鈴聲總共響了三次，拍打玻璃窗外的陽光，打擾了午後，我沒去開門，幾乎停止呼吸，努力聆聽，門外的動靜，一片寂靜。消逝的鈴聲把我的意志帶走了，忍不住透過門眼，門外的逃生燈，亮著，除此之外，瞧見鄰居的大門。我收回視

線，客廳明亮的光線湧入，我的眼睛悵然若失，我留爸在門外，他不像我和媽，他不等，一直都是我們在等。我望著時鐘，靜止不動，時光被拉開，被穿透，界線消失無形，新的界線生成，空間明亮，眼前四散的輪廓，併攏，世界恢復成原來的模樣。我躺在沙發上沉沉睡去。

電風扇的風，輕輕撥開我的瀏海，胸口的薄棉被，滑落，流了一些汗極為舒爽，我仰躺在客廳的地板，完全清醒了。電腦螢幕還開著，裡面的遊戲顯示暫停。時鐘裡的時間，此刻依然是午後，我在某個時刻睡著了，完全記不起，而且只睡了一下。電扇的風有氣無力驅趕我身上的熱氣，我來到陽台，拿噴水器在波士頓腎蕨的羽葉上噴一些水，水交融光影，清涼的水氣親吻臉龐，我看見樓下中庭有兩個小孩在嬉鬧，球，拋來傳去，笑鬧，小女孩走進陰影裡看不見，她去撿球過了很久沒有回來，另一名小男孩跟去，也是，又過一陣，球滾回來中庭，但是他們都沒有回來，也許，回家了，或許去其它地方。這是個普通午後，我剛剛睡著卻沒有昏沉感，時間卻在過去，我等待著，完全清醒。

我讓遊戲繼續，時間又開始走了，呆呆看著秒數，這樣很好，不用煩惱以後的事很好。爸也是這樣覺得吧，所以他才不留到傍晚，他永遠只能待那麼短。

門鈴不知在哪個時刻響了，我去開門。門眼外的玄關很暗，燈關上了，我看見爸站在門外，低著頭，我猜他在看信，他的髮旋對著我，沒有表情，有些陌生，我打開內門，他露出臉，隔著鐵門，露出微笑，我說爸，他回一聲。我轉開鎖，打開門，他走進客廳，坐上沙發，沙發下陷，在我剛剛坐的地方旁邊，有另一個印子，他把拆過的信丟上桌，拆未讀的信。我重新坐回印子，溫度變冷了，繼續玩新的電腦。

時間從他身上脫落，他像個無限蒼老的老人般，就像遊戲裡被時間吞噬的人，緩慢細緻的處理著他的動作。我好想告訴他，爸，你別再出去了，只要你每走出這門一次，你帶走的時間，遠比你所能承受的，多的太多。

他只是說，記得把我叫醒。他拆完所有的信疊成一疊，用手指在邊緣壓齊擱在桌上，轉眼睡去。我盯著電腦螢幕心裡想著，這又是個漫長如死的午後。前幾天我打掃了地板，附著上面的暑氣很頑固。掃過的地板比沙發涼爽，他會睡得更好，我想，從他的鼾聲得到驗證，他彷彿死透了，沒有任何聲響能夠把他叫醒。我聽著他的鼾聲彷彿我們在對話，我們真的在對話，我感覺到他的疲累耗損著他，他的時間失靈了，時間的凌亂性讓他脫離。所以他躲到自己的睡眠裡了，我想，他正慢慢修復自己由遠處走來，蹣跚，曲折，會回來的，我想，我和媽在另一邊，我們三人終會無視時間相會，在強烈的光裡，門眼外的空間，收縮進我的瞳孔，顏色回來了，陰影回來了，時間回來了，我重新睜開眼，牆上的時鐘，冷酷高懸，等我發覺，午後已經過去。

我的心臟跳動，清醒像重物，砸向我的腦袋，滿頭暈眩，汗水湧冒，我掙扎起身，腦袋撞出一片空白。

不知從是什麼時候開始，我又睡著了。我想。

窗外黃昏，夜色像鴉群般來臨，日影此刻交換位置，霞色下的波士頓腎蕨，

有一盆枯死了，我心底沉下去，但我還注意到，爸還躺在地上，胸口還在起伏，他還在沉睡，當我試圖叫醒他，門外起了一陣騷動，媽回來了，就在門口。

爸瞬間彈起，我的緊張感染了他，他迅速起身，看我一眼。我說，快躲起來。他連滾帶爬，躲進浴室，同時，我把電腦藏到沙發下，他關上浴室門，那一刻，媽開門進來，她說，兒子，過來幫我。我過去，提起地上的塑膠袋，黃昏市場購得的食材，拿去廚房，並待了一下，讓自己恢復原貌，我仍然無法釐清，怎麼睡著了，為什麼睡著了，我是那麼討厭午睡，頭還很暈。我離開廚房，影子隨光暈變動，窗外卻是那麼明亮，窗外竟然看來是個更漫長的午後。

我霎那間的念頭是，我們是否就此救困在這破壞殆盡的時間裡頭，甚至跨過了死亡，直到永恆的盡頭。

媽站著，讀著那一疊信，每讀一封，就疊在最上頭，四周的光在客廳旋轉。她讀到最後一封信，來到了最上頭，我等待著，如我平常，媽用手指按壓邊緣，把信對齊。我看往浴室的方向，穿過門看看著爸，想他在裡面，用什麼樣的心情，等待著，他的時間完全破損了嗎？

媽手裡拿著整理好的信，朝浴室走去，打開門，光漏進去，她會看見他的，我想，我真的看見，她半個身子進入浴室，把信拋入，然後，走了出來，她的臉上，解讀不出什麼，她說，餓了吧，幫我把菜洗洗。她提起剩下的食材，走去廚房，經過我身邊，我跟著她走進去，我們準備起今天的晚餐。

媽流利得解開塑膠袋，取出菜，在砧板上切掉根部，轉開水龍頭，水聲嘩啦嘩啦，你聽著，細細分辨裡面的不同，媽還是原來的樣子，然不成她沒看見爸？爸是個天才的魔術師，他把自己變不見了，或許是隱形。兒子，你昏頭啦，媽突然說，我嚇了一跳，你沒放油，我倒了金黃液體，媽又說，要紅燒，記得，我點點頭。偷偷的，我瞧向浴室，爸走不了，會被發現，廚房門口看得見大門，他還在裡面，我敢確定。

客廳外的陽光透進來，明亮，拉長室內的所有影子，時間繼續走動了嗎，我們永遠被困這裡頭，我不想理會幾點了。上菜，兩人坐下，開動，媽夾了菜配兩口白飯。她開口，今天真熱。是的，我說，一盆波士頓腎蕨曬死了。太熱了，植物都受不了，媽回。等著她說些特別的話，但她什麼也沒說，這魚燒的真好吃，她稱讚我，夾了一大塊肉，給我。我們安靜吃完飯，筷子碰觸碗口的清脆聲響，擾動著些許的光影。

光照在她的臉上，我卻無法把她的五官看清，她正滿足得喝下湯，放下碗，她去廚房拿水果。

我緩緩有了動作，慢慢走向浴室，時間分割，非常細微，穿透我，我越來越靠近並且聽見心跳越來越大蓋過所有聲響，用足以蓋過的巨大聲音喊：「爸..... 爸.....。」

沒有回應。我打開門，果真，所有的時間都已經破損殆盡，靜止在黑暗之中。